演山集

一六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五十七

宋 黄裳 撰

籟說

籟自人之氣而聲生地籟自大塊之噫氣而聲生地

之和聲雖大不能使其自已而齊之然而比人籟則自

耳故顏成子游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

籟以其萬竅不同作其自已則同之萬鳥能與吾辨哉

然而吹萬不同本為天籟而人籟地籟則其末耳其末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猶陳其數焉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用自有其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用也有禮非悖而出也

巢窟之後有宮室羽皮之後有布帛血腥之後有燗熟非作而致其情者也

以能問於不能則有若無也以多問於寡則實若虛也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顏子美矣未嘗以為美猶即寡者而問之則我忘矣犯而不校不以已之是校彼之非我必不仁也我必不忠也待其至於禽獸然後棄之則物忘矣

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我忘則不止乎形中物忘則不止乎域中形域之上顏子志於進焉自善而進於信自信而進於美自美而進於大未達一間耳所以具體而微自大而進於聖未達一間耳所以屢空若

夫自有其所能自實其所多而我累之與此之是奪彼之非而物累之形域之中其一化矣非有非無不多不寡之地彼烏乎至哉

合而言之道也無善無惡無動無静方是時也一旦不得而命之奚有二哉中下之流不能反本惟求之從此道所以降下於性端有仁之端有不仁之端自其兩端而充之仁不仁著矣堯舜充仁之端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幽厲充不

之世而周之諸侯未離乎周耳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於此奚不悟哉然而孟子之警諸侯不以不敬其君者言之蓋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孟子之於民當被髮纓冠而救之教之為王可也事王則未暇教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仁之端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不仁之端也自其兩端而充之一為君子一為小人為則充之而已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以之仁者也毋意毋必毋固

必無無必毋我克己者也無我忘己者也無我有我之對無無我然後莫之對焉孚絕四聖人之於天道矣無事乎禁戒不惑故不能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荀子曰能定然後能應古之人四十强而仕能應故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不惑故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均是命也五十而知天命知之至者耳孟子曰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也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能存其心養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故能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不惑之時也所謂知其性則知天矣則知命之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四十而不惑則立人之道五十而知天命則立天之道五十而無聞焉斯亦已矣何足畏哉

耳擇克己復禮之時三十而立者也耳順則已忘矣無

所不聽實無所聽巧言淫聲不必勿聽而後仁焉耳者
心之官也耳之所得善則心有所養耳之所得非則心
有所累五官皆然心為甚
其心虛矣未嘗有也非即乎法故能從心而得天下之
至圓未嘗無也非離乎法故能不踰矩而得天下之至
方自志於學及七十而從心為已至矣不可棄物則不
踰矩為物而已
志於學之後非必三十而後能立耳順之後非必七十

而後從心不踰矩古之悟道者在乎少頃之間奚必此哉聖人為中下者言相去十年為之約耳三十而不立七十而不從心則女晝矣非善致道者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是時以吾為内視反聽者矣不獲其身故無物交不見其人故無人交及其出之域中見其人矣能無交乎身者吾之累也人者身之累也故人能輔仁亦能敗仁人能與吾為歡亦能與吾為怨吾之有身身之有人學道者不可不慎也

出之域中不能無交而亦不可忘交有身則人為之對馬奚能無交其德未至乎大成奚可忘交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不可者與之其如累吾仁何不可者拒之其如遺吾怨何不可者之為交或交以勢或交以利勢利不可為常勢窮則乖利窮則散勢利之間一或不適其意則怨望傾覆在其中焉然則不可者之為交不可拒之亦不可不拒也以義交我者吾以心與之以利交我者吾以迹與之

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
於性故靜形則著誠之者也故誠者不見而章動則變
誠之者也故誠者不動而變不見而章博厚之道也不
動而變高明之道也無為而成悠久之道也同出於至
誠自其見者而命之所溥者厚所厚者薄末在所先本
在所後未能格物者也量其薄厚度其本末然後格物
誠意正心在其所先治國齊家在其所後然後知至由
家齊至天下平出於身修由意誠至身修出於知至中

庸曰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知微之顯風之自在意誠遠之近在齊家微之顯在天下平

動物天産也以作陰德天之化也植物地産也以作陽德地之化也天之化動物之産能内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嘗至於過地之化植物之産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成位者

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别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淫邪

以樂侑食動血脉通精神使入倫清而聽聰心虚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茍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

地產作陽德而或能不以安佚肆於四肢徇性之欲喪性之善其得欲也則勝之有禮樂其失欲也則處之有命故天下之趨於君子之途罔或自棄者先王之防亦已至矣

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義理之在人心久矣其心莫不尊善而疾惡為善者嘗

畏而尊之為惡者嘗畏而疾之人心之所同也然而善惡之所在其智不足以知之其勢不足以去之天下皆是也無足以相畏者有能取人所畏而疾焉者刑之引人所畏而尊焉者賞之人斯服之矣此刑賞所以馭其威斂蓋民之畏為善者而尊之畏為惡者而疾之畏之未至也仁義禮智足以炤見天下之是非報天下之善惡吾之喜怒無與焉天下之公義人心之所同兼收在我則天下之所畏者捨我其誰哉

演山集卷五十七

演山集卷五十八

宋 黄裳 撰

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者所刑則所出禮而為惡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我哉刑賞之後繼以田役馭其衆此其威威至也苟喜以刑去惡怙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其威之在天

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難犯而易折況或以刑去善哉怨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怒惡而刑之足以沮亂而已知善而祉之遂破小人之黨其道消矣此亂所以已焉夫一賞而已亂天下之威莫大於是有恃權勢而威天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惡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馭也有尚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惡高下一斷以法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惡者有

可免之姦而善者有不幸之懼及其失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者之所能馭也然則孰能馭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悅而誠服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於野矣未嘗知文進於力矣未嘗知德進於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委職而去也教以世事固

制爵以能制禄則使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於
邦國都鄙而已
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天子不考文而天下
無私學禮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有事
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學焉或得乎在我者之善弗
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教故吾得
有事乎學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之善悉以進
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愛吾君也則致之以福先王

兼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私焉况不在我者哉

都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隂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

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則
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議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其福安
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
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
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賀
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以致
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欲其福禄之高也以山祝之不

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下皆是也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為列國所擅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者非必爭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青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內外亂鳥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巳也焉用戰

臣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客王之大賓
客也有禮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有物以致
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為之數乃有牢禮饔獻飲食幣帛
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收萬國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禮於
奢財多而不隆則失禮於儉奢則沒禮儉則廢禮以親
邦國者也為奢所沒為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
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國萬民相為賓

馬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
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
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
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
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
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
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

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明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默致靜以默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

族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於皇天有
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乂王家太宰所佐則
王也未足以佐聖所職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太宰
祀大神則為不足享先王則為有餘此太宰之職所以
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祭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
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止於禋禮而盡哉大神大示蓋
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老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焉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則道之

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
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五十九

宋 黄裳 撰

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制民以禮因民以俗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役然而財用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之田卿之采

求宰夫之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
財用之出入司會之職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
財用此防其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禮則凡
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職幣掌式法
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契此防其犯義之奢
廢禮之儉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屬
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書而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然而
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治以下劑安之以田里
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土宜利之以興鋤
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强予平之以土均此富而安之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
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甿立政之始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非
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則有

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安安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安安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仁終安之以懷德

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內史司會冢宰二之以制國用蓋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蓋以民心生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然而内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以邦賦而制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溺於罪是王之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内史司會冢宰得以贊吾治焉放辟邪侈罔有為者是王之義也制祿賞賜則贊為之内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小司寇焉以制國用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内史之事也凡在書契版

圖者之二以逆羣吏之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馬以
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禮則近乎道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効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遠其為効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管仲之為齊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太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効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之於民以禮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私意自為用舍

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惡此民行止所以見馭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後與焉齊知所因魯知所制蓋未足以言馭

天之生民有利與之為生有善與之為人利與善相為𡖖與者也即善而利𡖖即利而善𡖖利之𡖖也彼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知禮哉善之𡖖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獸也不𡖖其利亦不𡖖其善為之三時之務農與之為利者也為

之十月之飲酒與之為善者也十月萬物佚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佚於老之地也先王於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勞於坎則天勞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先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況民乎

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老之仁長長之義貴貴之禮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齒位則教之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以年為尊而

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賢此序所以言射焉與春秋會民而射於州序其有序賢之意歟射於州序賢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歟以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生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序而觀之然而飲酒閑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欲其知武備也猶農之不可緩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

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禮教之所寓田獵則兵教

人知從禽獸馳騁之樂而已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屬於田其學不屬於序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無十月之飲酒轉徙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奚暇齒位之事哉幸而會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屬之民而飲無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之為亂而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先王之欲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

田所謂食之也秋省歛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息已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老仁之類也民知長長義之類也民知貴貴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充其類乎天下之士或流於商或齒於屠販之伍若夫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都
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
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別為九
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之貴可以長
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之疏者之
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疏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
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
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

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歟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馬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之國有政令則朝大夫下馬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畧於官府歟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

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麗於仁之質

演山集卷六十

宋 黄裳 撰

雜說

孰周為人孰蝶為物以覺為真以夢為妄則是非物我辨矣夫覺夢周蝶亦奚以異哉周蝶皆物也覺為周夢為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覺夢皆化則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為真孰為妄哉無真無妄故不知周之夢為蝶歟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蝶相得於夢中必有分

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全而生忘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者也猶且殆已況其為智者哉為智者以其知之所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也惡則為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馨千里之外譽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

喻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於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聲砉然合於桑林之舞中於經首之會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於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工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喻為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嘗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

當此之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愈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刀而藏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喻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形之於生猶之肯綮大軱也豈能為大窾之累哉用智為智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其思置矣神

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
介則獨獨則無與人貌有與也人貌而天無與也無物
不能對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畜乎樊
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王未
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神凝至
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
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遁

天而從人信情而㢦天如哭其子母人之所受恬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令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遁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縣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帝君於天心君於人而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生之厚而遇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傳生猶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老眀之死是其形

所無奈何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故形全而生忘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全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不足而不為歟夫無以為而為之者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

而養生之理喪矣而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惟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

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來變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與焉陰有造之者不違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役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役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役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違者切為在我而私欲有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

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真也不滅可以生生可以形形可以物物雖吾之至於此也豈異乎入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是非無好惡生死與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時不能運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去

而變散之則彼偶化之形暫來之生何足計哉形與生且不足計而況形生之外乎嗚呼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學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平則其心夷而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夫有生之厚

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
形勞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故也夫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子遺生而畜精焉非徒畜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也又能復之畜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上智無事畜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能生生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體則精氣之聚成始則精氣之散死

者生之始成體則言其生成始則言其死天地之道內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情焉反以相天精而又精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神之又神相天不足以言之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熱太虛其體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衆凡之流智巧果敢與

已物我兩忘而守其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妙有其形而不為貌象則萬物之上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無所化者真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與道為體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盡之將與不形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之性滿而不淫圓而無端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增其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氣幽明之交故不麗乎陰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乎生死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超乎形數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惟神與氣喪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懼入乎

其胸中矣神與氣喪矣故雖不疾猶死也當其醉也寘
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從事於外
故其乘不知也墜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神氣亦然而
乘墜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物也及其墮車
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神氣故雖疾不死也況全於天
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巧果敢復於物矣惟
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
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

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上矣藏於天不足以言之

鏌干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鏌干飄瓦歟民自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忮怨之心而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弒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偽也開天開天之性也之天之於天道而

已性生德僞生賊開人以智治國者也開天不以智治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僞則民近乎用其眞矣失者錙銖存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也則習忘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道者在此忘我在彼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撅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物易蜩之翼用志而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蜩翼之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用志而分乃散於物雖然痀僂之承蜩兩忘之中猶有蜩焉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且若是而況君子乎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內重也以鉤注者蟬以黃金注者殙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善注其猶達生者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善生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單豹入而藏則內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內虛而為熱

疾攻之豹嗇精而養其內殺侈力而養其外是皆不鞭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而陽也不虛其內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體復為至精則不必入也故為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也故無內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柴之不為也何為內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聖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極其惟神聖乎單豹張毅生生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烏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況攝生者乎蓋夫生生之厚然後巖居而水食儌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弊而不自持者大欲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氣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衽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

精精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衽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弊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産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産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誘於物内汩其心當此之時其孰能嗇精以養其神乎觸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目不之於色四肢不之於安佚陰德常清陽德常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志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六十

國立北平大學圖書館藏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